

儿时的月饼好吃，是存在于记忆深处的那份美好感觉；现在的月饼好吃，是因为听到了自己孩子说到月饼的甜，看见了自己父母吃到月饼的香。

月饼往事

■ 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八(3)班
钱君如

朋友送给爸爸一盒月饼，精美的盒子里只装有四块月饼，都是蛋黄馅的。因为我喜欢蛋黄咸沙的味道，而爷爷又喜欢甜食，爸爸就一分为二，我和爷爷各两块。未到中秋，我的两块月饼早就充为上学的早餐了。另两块月饼，爸爸去看爷爷时，送给了他。

又到一个周末，爸爸照例去看望爷爷。打开爷爷屋里的冰箱，看到那两块月饼还原封未动地放在冰箱里。爸爸问爷爷为何还不吃？爷爷说，中秋快到了，要让一大家都尝尝“好吃的月饼”。

前几天，晚上我同爸爸在园区小院内散步。因为傍晚时刚下过一场雨，北京秋的氛围便愈加浓厚。秋风，吹动天上的云彩，仰头，碧空如洗，一轮明月在雨后更显光亮。爸爸说起他小时在老家过中秋的事，每到中秋

时节，对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农村来说，夏季的瓜果还未收场，秋天里收获的花生、芝麻、板栗已登场。甚至这些秋食还在骄阳下暴晒的时候，孩子们都已然闻到了它们特有的香味。而孩子们最喜欢的则是用这些新鲜食材制作的月饼，其间除了香味扑鼻的花生外，焦黄酥脆的表皮还有黑白两色的芝麻，透着香甜。未及切开，咬一口，用陈皮制作的红绿绿丝，酸酸甜甜，多年后，仍让人难以忘记那甜中略带酸的酸来。

秋季收获时节，尽管爷爷远在离家几十里的单位上班，但他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回家帮上一把。临近中秋，孩子们已忙中的味蕾便会自动打开，期盼着心心念念的仅属于中秋的月饼。

中秋前夕，某日，爷爷便会从他那辆在自行车三角架里的帆布包里，取出用草纸包着的圆圆的月饼来。油已浸透深黄色的草纸和捆扎的纸绳，放到桌子上。此时，那跳跃着的

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光仿佛也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。

拆开，通常要送给曾祖父母，让他们尝尝新月饼的味道。然后就是孩子们的美食时光了，切开、摆盘、分食，那一夜，因了月饼而让睡梦变得格外香甜。留下一二块待到中秋，期待让睡梦再香甜一次。

时光更迭，爷爷自行车上的帆布包里，装回了一次又一次孩子们的念想，装回了曾祖父母健在那个时候属于他们的甜。

我问爸爸，是现在的月饼好吃，还是他儿时的月饼好吃？爸爸说，儿时的月饼好吃，是存在于记忆深处的那份美好感觉；现在的月饼好吃，是因为听到了自己孩子说到月饼的甜，看见了自己父母吃到月饼的香。

中秋节，我要去看望将近八十岁已然蹒跚的爷爷奶奶。我想，今年八月十五月圆之时，分食的月饼会更加香甜吧。



《兔子》胡家琳(15岁)

我们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飞走的？是妈妈一遍又一遍催促时，是下课上课铃声更替时，还是在我们写字时随着墨水滴到了纸面上的？

珍惜

■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(4)班 杜家慧

人生像一只巨大的沙漏，当一粒粒细小到肉眼难见的沙粒，从一旁落向另一旁时，没有人会察觉。即使察觉了，也会有人不屑地想，没事，人生还长呢。直到只剩下最后几粒沙粒时，才顿悟：“我的人生过得太快，还没来得及珍惜就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吗？”

岁月荏苒，时光如流。当我的意识还停留于清晨起床的困倦时，抬眸一望已是日上三竿；上课时有些走神，可当神志清醒时，下课铃声已经响起。我们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飞走的？是妈妈一遍又一遍催促时，是下课上课铃声更替时，还是在我们写字时随着墨水滴到了纸面上的？我们无从得知，但时间却是转瞬即逝，稍一放纵，便溜得无影无踪。

我沉溺在梦境中，这里黑白一片，寸草不生，我往前走，看见了一束光，世界终于重新恢复色彩。这里是我小时候的家，窗外有飞鸟鸣蝉，窗内是年幼的我坐在地板上，唧唧呀呀地跟着妈妈学说话。那时的她还很年轻，大手攥着我的小手教我认字，伴随着吐字不清的哇哇声，世界又恢复了光明。我继续向前，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的我坐在一木椅上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又一行白色的粉笔字，我低头，面前是六年级上册的语文书，书正翻到第一课，是朱自清先生的《匆匆》。书声琅琅，不过很快也恢复寂静。往前，再往前，我看到了十几岁的我、二十几岁的我、三十几岁的我……最后是满头华发的我靠在轮椅上，手里的蒲扇摇啊摇啊，突然掉到了地上，我也缓缓地合上了双眼。

一阵明灭不定，当前又可以看得清时，我坐在一张张白纸黑字的答卷前，监考老师叩了叩我的桌子，厉声道：“同学，你怎么在考场睡着了？”我心惊，又看了一眼还剩几篇的空白试卷，忙拿着笔奋力书写。刚才的梦境，戏剧化地向我展示了我的一生，不真实却又不得不感叹——人生可真短呀！我身后已是十三年的光阴，而以后的日子也会是度日如飞。一瞬间我明白了，时间不论我们在干什么，都会飞快流逝。朱自清先生曾担心自问：“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什么呢？”花开花败，归来去兮，时光飞逝，不见踪迹，珍惜当下时光，再回首时才能不留遗憾，再忆起青春年少时，才不会“头涓涓而泪潸潸”了。



《大象》房琪(17岁)

等待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

这里，这里是一片炽热的土地。毒辣的阳光一年四季炙烤着大地。四周仅有的几棵枯草在一阵阵的热浪中虚弱地呼吸着，一呼一吸，一起一伏。

我是一片土地，一片贫瘠的土地。我没有一处完好的肌肤，浑身上下都是深深浅浅的裂痕，裸露的皮肤，在烈日的直射下开裂。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干旱的，极少有雨水的光顾。

我不像别的土地：拥有蓝天白云、繁花绿叶，拥有茂盛的森林、奔腾的大江大河。我所拥有的，仅仅只是被热气笼罩住那模糊的天空和干涸的泉眼……毫无一丝生机。

在这没有希望的地方，我垂下头，昏昏欲睡……有一天，一粒种子来到了我身边，这是一粒瘦弱的种子，它正甜甜地酣睡。它的出现使我的心为之怔了。它竟选择了这儿，这难以生存的地方。种子的出现给我带来了希望，绿色的希望。这里将会有一片绿洲出现在这荒芜的地方。我开始努力，给它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。

我是一片土地，一片努力生长的土地，每天头顶烈日，忍受着皮肤发出的剧烈的疼痛，每翘起一角，都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。等待真是漫长的过程，要不睡过去吧，既然希望渺茫，又为何要如此努力？但感受着种子那微小的呼吸，却又心如刀割——它选择了我，但我却给了它赖以生存的资源。如此一想，似乎又有了力量，我努力向地底探寻，探寻那珍贵的生命之源，每次找到一滴水，我都会将它提供给那仍在睡梦中的种子。种子那微弱的呼吸逐渐平稳，心脏的跳动逐渐有力。

渐渐的，我发现风不再那么燥热，天空中偶尔也飘过几丝淡淡的云，我的皮肤竟然有些湿润。而使这一切发生改变，只是那一颗小小的种子。梦想在这里发芽，种子在这里日益茁壮。如今的它已是一棵小白杨，它昂首挺立着，为我洒下一树荫凉。

一年年，一代代，无数种子在这发芽，放眼望去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。

我是一片土地，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。白杨林里，鸦雀安家；清泉之中，白鹤嬉春；嫩草丛间，野鹿撒欢……等待，等待一颗种子的生长，等待一棵树成为一片林，等待干涸的泉眼溢出清泉……等待虽漫长，但只要付出行动，就能抓住转瞬即逝的瞬间，让梦想萌发……

这里，这里是一片希望的土地。

指导教师：姜见知

我小心翼翼地把电饭煲旋转了180度，激动地把连着电饭煲那头的电线拔下来一看，不敢相信它竟然与电脑主机的插孔完全吻合！

我与妈妈过招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
诗路文学社 戴子涵

自小升初中那个暑假开始，清闲的日子让我对家里尘封多年的电脑打起了主意，还养成了上网的“恶习”。自此和妈妈经常上演拉锯战。

这天早上七点半，随着大门处传来的咔嚓声，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了下来，蹑手蹑脚地挪到门前，把耳朵贴在门上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电梯门关上了，这下妈妈应该不会回来了吧。我悠悠哉哉地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突然，门咣当一声被打开了，妈妈冷不防地杀了个回马枪。

“起那么早，不再睡一会儿？”妈妈疑惑地看着我。我心里一紧，连忙端起水杯说：“喝水呢。”妈妈拿起桌上的钥匙，不忘叮嘱我：“你该预习新学期的知识了，把语文必背的课文读读，最好能背下来。”“知道了。”我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这下妈妈是真的走了，我抓着

阳台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地比了个耶。然后快速地窜进书房，迫不及待地按下了电脑主机开关。

嗯？怎么没反应？我疑惑地想，又按了两下开关，电脑还是冲我黑着脸。我把电脑主机前后后挪查了一遍终于发现了，电脑主机线竟然不翼而飞。没想到妈妈防得这般彻底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拿出课本，用预习来打发时间。一转转眼太阳升至最高点，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咕咕直叫。我拿出电饭煲内胆，开始淘米，目光不经意的一瞥，嘿，瞧我发现了什么？我的小心脏像揣了只兔子似的，怦怦直跳。我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把电饭煲旋转了180度，激动地把连着电饭煲那头的电线拔下来一看，不敢相信它竟然与电脑主机的插孔完全吻合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

吃完饭，我飞奔至电脑面前，将电脑电源连接上，听到电脑熟悉的启动声，我不禁想，老妈这点

功夫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在刷了两集电视剧后，妈妈的一通电话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我手忙脚乱地关闭音量，急忙接通电话，果不其然，妈妈的第一句问候就是：“在干什么呢？”我睁眼说瞎话道：“在预习呢。”“那你说说今天看了哪几篇课文？”“嗯，又想测试我真假程度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我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语文书，胡乱地报了几篇。”“算你通过。”妈妈淡定地说道。“我回来考你第一课的知识点，你准备一下。”我敷衍地回了一句，草草结束了电话。课文哪有上网好玩，我又点了扫雷，决定刷新一下我的记录，至于背知识点，早就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到了晚上，老妈放松地躺在沙发上，对我喊道：“把语文书拿过来，我要检查了。”糟了，我压根没记多少，只能硬着头皮将书本双手奉上，紧张地攥紧衣角，站在一旁。结果自然不用多说，非常惨烈，网络害人不少啊！

指导教师：姜见知

他打着各个角色的腔调，不论是古文或白话，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，好像要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都给宣泄出来。

我的语文老师

■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
初二(12)班 刘宸宇

老王是我曾经的课外班语文老师。

开学第一堂课，他拿着一个不知什么年月已然掉了漆的保温杯，缓缓地挪进教室，往讲台上一站，大家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他身上——不为别的，光他那靠后到夸张的发际线，在讲台上就显得非常有“危机感”。

我们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位新老老师。只见他，不高的个子，背有些驼，剃的是“板寸头”，本就不多的头发中还有许多白发，眼角边都是皱纹，一双眼睛闪着光，透出些许严厉，鼻直口阔，面色有些苍老，一副老学究的样子。终于，他被我们打量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不

自然地“哈哈”笑了几声。

于是，王老师的一个外号在班里悄然流传开来：老王。

因为老王不仅看起来老，做派也老。

上课铃响，老王依旧不急不躁地慢慢走进教室，腋下夹着几本常用的书，手里依旧端着那个古老的保温杯。微微驼着的背，让本就不高的他越发地矮了许多。要不是得知年龄，只看背影以为他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。每次，老王都会先将书一本本的在讲台上码齐，抚抚边上的褶皱，掸掸书页上的灰尘，然后慢慢地、轻轻地吸溜一口泡着枸杞的热水，停顿片刻，才开始讲课。

经历了老王的课后，大家的看法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变化。《西游记》是老王讲得最眉飞

色舞的。介绍完作者，讲到情节，总是会选取经典的片段朗诵一遍。“那怪闻言，恐怕大圣伤他，却就解尸，出了元神，跳将起去，伫立在九霄空里，这行者背上越重了。猴王发怒，抓过他来，往那路旁边赖石头上滑辣的一贯，将尸骸碾得像个肉饼一般……”这一遍朗诵很有意思。他打着各个角色的腔调，不论是古文或白话，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，好像要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都给宣泄出来。这还不算完，讲到兴头处，他还会“张牙舞爪”地踱步到我们中间，张口就编出一首打油诗，情节人物性格全在里头。他念打油诗时，更是有腔有调，有板有眼，有情感，有气势。这时的老王似乎背也不驼了，在我们心中瞬间高大起来。

而老王呢？他心满意足地踱步回讲台，拿起古老的保温杯，轻轻对着水吹一口气，慢慢地，抿上一口，悠然地享受着同学们钦佩的目光。

下课铃响，老王的课刚好完毕。老王还是慢悠悠地踱步出去，好不容易走到半路，又想起什么似的停下来了。好吧，他的水杯还安安静静地呆在讲台上站岗呢。“瞧我这记性，老了。”老王看着我们自嘲道，背依旧是微微地驼着，发际线依旧夸张地后退着。

于是，“老王”这个称呼更加流行了。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老王不老，每当我们叫起老王时，眼中透着的是感激的笑意。

指导教师：江武金



《去旅行》刘德洽(9岁)



《菊花》刘语瑶(8岁)

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在这阴暗的雨天，能见到这样朝气蓬勃的光彩，宛如新生。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
诗路文学社 秦思捷

追光

炎热的夏，一连几天的雨捂得空气潮湿又闷热。傍晚，难得雨累了歇息一会儿。我没有胃口吃晚饭，只想拙下作业出门走走。

深吸一口燥热的空气，穿上还未干透的鞋，打开楼道昏黄的灯，我走向楼下。低头，早早亮起的路灯点亮了片片水洼，反射着晶莹的光。抬头，灰暗的云层铺满了天空，羸弱地堆积着，不乏几处浓墨。眼前，没有闲聊家常的老太太，没有拿着扇子闲逛的老头，连樟树的叶片也瘪瘪的，低垂着头。万物都昏昏欲睡。

我低着头走到小区外，感觉一切都沉浸在无精打采的世界里，悄无声息。天空忽然下起雨来。雨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落到我的头顶。来不及抬头看天，雨势就愈发地大了。没带伞的我狼狈地跑到屋檐下躲雨。

蹲在台阶上，我愤愤抱怨这雨下得不合时宜，也抱怨自己为何要出来透气，却被淋了个落汤鸡。怎么办？只能等雨停。我动动自己浸在水中的脚趾，难受却无能为力。

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又浮现出没完没了的试卷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摸摸手指，因长时间握笔写字而磨出的茧已厚厚一层。我无力地垂下手，感觉手腕也隐隐发酸。做不出的题，想不透的知识点……胸口闷闷的。

白天奋笔疾书，几乎步步不离房间的我，傍晚也无法从生活中获得一丝动力或快乐。待在家做作业，出门被雨淋，唉！这无力的一天！

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，在茫然地生活，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有气无力地奔波。梦想离我是如此遥远，我给自己加油，有时却也难免要在追梦的路上稍歇歇息。

无精打采地抬起头，想看看雨势如何，眼皮打开的刹那却发现雨已停，而远处，是一大片斑斓的云霞。有光，光穿透云层射向大地，映下五彩缤纷。粉橘色的云爬上了屋顶，锃亮的光将色彩大肆渲染，上帝的调色盘被打翻在云之巅。

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在这阴暗的雨天，能见到这样朝气蓬勃的光彩，宛如新生。

我的眼眸中又焕发出新的光亮。生活会下雨，也会放晴。即使心中的光芒在雨天会隐匿不见，在你停下歇息时，在你等待雨停时，只需稍作休息后的一个抬头，便重新挂在昏暗的天空，点燃你对光的渴望与追逐。

我追逐着光，永不停息。

指导教师：姜见知